

定格的笑容

张建湘

那温暖的笑容，二十多年了，如恒常的一抹阳光，那么温馨、明亮，暖暖地守护着我们一家四代人。对，这温暖而慈祥的老人，是我先生的父亲。二十年多过去了，老人家慈爱、温煦的笑容，定格于一帧照片里，用他超越时光的慈爱的微笑，陪伴着众多的儿孙晚辈们，让我们觉得，老人其实并未真正离开过我们。

今年春尾一个阳光妙好的日子，是老父亲百岁冥寿之日。虽是冥寿，也是老人家的一个大日子。至少我们做晚辈的认为是个大日子！我起了个大早，精心做好了鸡鸭鱼肉等大菜上桌，三杯酒，三柱香，虔诚恭敬之心便是联结阴阳的信使。照片中，老人的微笑如晨曦洒落，虽是暮春时令，让人感觉到仍是春意盎然。

老父亲若还在世的话，整整一百岁了！一百年的光阴，是漫长还是短暂？望着照片中老人那一如既往的笑容，一切与老人有关的往事，有种前世今生瞬间转换的恍惚感。

老父亲是个极为善良本份之人，而且心性单纯，乡下教书几十年，在本乡本土算个有文化的，一直很受乡邻们敬重。尽管在乡邻眼里他是个拿工资的人，因一辈子生活在乡下，养成了勤劳、节简的生活习惯，克勤克俭一词用在老父亲身上，最恰当不过！有一次，我看到老父亲站在卫生间的洗脸台前，非常认真地捣鼓着什么，好奇地进去一看，却见老人拿着块小木片，在细致地刮着我们用过的空牙膏管，将粘在牙膏管里的一丝丝牙膏都刮了出来，挤在牙刷上，自己用来刷牙。老父亲喜欢吃蜜饯，又舍不得买，我不时会给他买一斤回家，让他一个人藏着吃，免得婆婆看见又怪他花

算一算，母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亲爱的母亲，这些年您在天堂还好吗？

老家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交通不便、物资匮乏。在那个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年代，我至今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用父亲微薄的工资把我们姐弟四个拉扯大，让我们衣食无忧，快乐成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且都送进大学，走上了工作岗位。记忆中的母亲慈祥，坚强，永远起早贪黑，永远不知疲惫，好像再大的困难，也压不垮她那瘦弱的肩膀。

因为工作关系，父亲常年出差在外，家里的上上下下，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那时候没有网银和微信转账，父亲每次寄来的钱，都要到邮局去办理。那次跟母亲一起取钱回来的路上，我问：妈妈，咱家有钱

钱吃零食。往往一斤蜜饯要吃好长时间，算来一天没吃几粒。说起来真让人又无奈，又心疼。退休后，他一直在乡下帮着婆婆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后因我家先生调来张家界工作，不得已只好陪着一家大小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土，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

很多在乡下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最怕到晚年离开故土。这样的老人，如同一棵大树，突然被连根拔起，移植别处，对故土的留恋与向往，自然带起无限的乡愁。在我们一家子上班的去上班，上学的去上学之后，老父亲常常一个人伏在案头写一些旧体诗，其中便有诸多思乡的句子，如：独步往来莫凭栏，心思归乡特别蛮横；乐处岂知愁处苦，来时容易归时难。又如：六层楼上四周望，不知故乡在何方。又如：无端一夜庭前雨，滴碎千里老人心。那一种无奈与忧愁，真是让我们作儿女的万分不忍！为了打发时光，婆婆也积极想办法，给老爷子找事情干。记得有一次，婆婆带他去菜市场，买回家一窝小鸭子，让老爷子天天看守小鸭子。那时候，我们的房子外后有一片空旷的草地，下雨的时候还会积水成池，正适合小鸭子活动。于是，那段日子，老父亲天天按时带小鸭子去那片草地活动。看着小鸭子一天天长大，老父亲极有成就感。

冬天的时候，天黑得早，我与先生上班的地方离家较远。有时天色暗了下来，我们还没进家门。好多次，我走到楼下时，只要一抬头，定能看到老父亲站在阳台前的冷风中，默默地往楼下张望着，直到我们下班的、放学的全部进了家门，他才肯离开阳台进屋。有着这样温暖的守望，无

论外面的冬天有多寒冷，我们的心里温暖如春。

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故土，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总觉得身外物非人也非，老父亲内心的寂寞可想而知。若守着故土，又顾不了骨肉亲情。对于我们做晚辈的，其实也是一样，若将老人放在乡下，自然心里不安；若将老人接在身边照顾，又无法排解他们思乡的寂寞。生活莫名其妙就可以把人丢进两难的境界。好多次，我下班走到院里楼下时，会看到老父亲站在一伙下象棋的人背后，默默地看着别人下棋。他自己又不下，不是不想，而是他在用方言交流有障碍的本地人面前，过于小心谨慎，不敢与别人下棋。老父亲是个极具正义感的人，看报纸、电视时，若是见了负面新闻，特别是那段时间常出现假农药、假种子的坑农案例，他会十分气愤，一定要在我们面前慷慨陈词一番。老人曾写过一首《坏人要杀掉》的旧体诗，其中有几句是：想要国家富，贪官不能饶，想要国家安，坏人要杀掉。虽然显得有点天真，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正义激昂，在老人身上可见一斑。

那年初夏，我和老父亲去西安，陪老爷子逛逛古都西安与洛阳。一辈子没旅游过的老父亲，情绪极佳，白天游览，晚上就写诗，乘坐索道上骊山，就写“万水千山无阻挡，一时半刻到顶山峦”。见龙门石窟的雕像遭毁得厉害，感慨到：菩萨佛像哪去了？石窟到处是空槽。虽只是些大白话，抒发的却是老人的真情实感。

光阴荏苒，客厅墙上老父亲那帧照片上，老人仍然笑容可掬，一幅岁月静好，尘世生香的模样

母亲，母亲

张世宏

吗？母亲说：咱家没钱。那咱家穷吗？母亲慈祥地看着我说：咱家不穷！你们姐弟都好好学习，等你们都长大了，都认认真真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咱家的日子就会越过越好。日子过得虽然艰苦，但是母亲对我们孩子们的教育从来没有吝啬过，买书、买文具、报补习班，总是挑最好的。但是对自己，她从不舍得花钱，几年不置办一套新衣服，省吃俭用的钱，都用在我们几个孩子身上。

母亲是个特别会精打细算的人，一分钱都能掰成两半花。她常常教育我们，积家犹如针挑土，浪费就像水推沙。为了节省开支，母亲练就了一手好针线，不仅会织毛衣毛裤，还学会了裁缝活，我们小时候的衣服裤子，都是母亲亲手做的。大了小了，都能在她的爱，生生世世，永入安好。

的手里变得那么妥帖。受到母亲的熏陶，我们都养成了缝缝补补的习惯，以至于姐弟几个，家家都有一个针线包。在我眼里，那已经不是针线包了，那是母亲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传家宝啊。

正是母亲用勤劳的双手撑起了这个家，用淳朴的家风哺育我们长大，才让我们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越来越好。如今姐弟几个都已成家立业，各有所成，母亲却在日子一天天变得更好的时候，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留下的，是我们对母亲无限的怀念和深深的眷恋。母亲您可知，没有了您的陪伴，我们有多痛；母亲您可知，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有多憾。

生命是场旅行，同归后才完整。母亲，让我们拥着彼此的爱，生生世世，永入安好。

怀念恩师 万鹏程

周芦屾

二十多年前，我被迫把桑植县城的澧水书社转让出去了，决心到张家界市来闯荡一番。当时，旅游业正冉冉兴起，我要投奔的是我在市内一大型旅行社当老总的表叔。当我满怀希望和信心地找到表叔，表明想当导游的来意后，表叔直接地拒绝了我，说我个子小、形象不佳、普通话不标准，不是块当导游的料。

沮丧中，我想到了老万。我与老万曾经在一年前的桑植梅山文学笔会上有过一面之缘。

老万也是开旅行社，叫做武陵源职工假日旅行社，办公场所设在宝峰桥头一栋三层小楼。

老万，大名叫万鹏程，江苏扬州人。在老万的办公室，老万认真地听完了我的想法，然后肯定地对我说，只要你想成为一名导游，你就能成为一名好导游。

听完老万的话，我激动地站了起来，紧紧地握住了老万的手，久久不愿意松开。

就这样，在老万的引领下，我走上了张家界旅游行业从业者这条人生之路，直到今天。

老万给我的最初印象，有三点。第一，个子很高大魁梧，两百多斤的身架子，威武阳刚。第二，老万只有一只正常的眼睛，他自己说，另外一只眼睛是做了置换手术的。第三，无论走到哪里，老万都带着一个大茶杯，说几句话，就喝一大口水。

老万很有人格魅力，能够凝聚人心。从老万嘴里说出来的话，都蕴含着人生的哲理。打掉我们的自卑，树立我们的自信，是老万的拿手好戏。归入老万麾下的人，并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生，大部分都是高中生，还有初中生和小学生。但是，正是这些文凭不高的人，在老万的带领下，打出了职工假日旅行社的江湖地位，在张家界旅行社行业树立起了一块丰碑。

没有多久，老万去了一趟深圳。没有多久，老万就从13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了深圳经世德理（九天洞）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九天洞景区位于桑植县利福塔镇，属于桑植县、永定区、永顺县的三县交接之地，地域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企业管理绝非易事，总经理十分难当。在老万之前的几年间，深圳经世德理公司先后委派过来的六任总经理都无可奈何，挂印而去。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老万只烧了两把火，就把所有人烧得服服帖帖了。

抓景区内部管理，老万有一套。抓景区市场营销，老万也有一套。走出去，请进来，联通渠道，扩大品宣，老万忙得不亦乐乎。九天洞景区的经营业绩日渐上涨，游客络绎不绝。

时任张家界市旅游局局长田贵君先生，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要求张家界本土旅游管理干部和旅游企业法人代表都要向万鹏程学习，学习他的旅游企业管理经验、大局意识和宏观思想，既要埋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

然而，好景不长。成也九天洞，败也九天洞。因为九天洞，老万竟然被刑警抓回了江苏扬州。

1999年夏，中国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隆重举行。张家界组织各大景区赴云南昆明开展旅游促销活动。一本张家界的旅游宣传资料上老万的一张半身照，被一名扬州游客拿回去后，引出了一桩旧案。

原来，老万本名叫做袁义成。原是扬州一家校办企业的负责人，在满洲里与一家公司合作时，被骗了，将全校老师集资而来的款项全部搭了进去。亏空那么多钱，一时半会儿也赚不回来。没有办法，老万只好带着财务和出纳，跑路了。几经周转，老万来到了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创办了武陵源职工假日旅行社。

老万是在武陵源区索溪峪被抓走的。没想到，从此以后，直到老万去世，我再也没有见到老万一面。

后来，老万被判了九年。

然而，老万只坐了四年牢，就出狱了。在狱中，老万表现积极，获得了五项国家专利，并将专利捐献给了国家，获得减刑。

得知老万出狱后，2007年10月的一天，我给老万打电话。没有想到老万当天刚好从手术台上下来。我急忙问，什么情况？老万回复我，是肠子上的问题，已经手术了，应该没有大问题了，要我放心。电话里，老万心情很好，和我聊了很多话题。

后来，老万去了北京，给国内大型企业做营销策划和投资顾问，做得红红火火。

然而，依然是好景不长。

2011年8月31日，因为结肠癌加胃部大出血，华东汉子万鹏程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55周岁。

得到老万去世的噩耗，我没有反应过来。

金鑫、包自红和我等老万旧部兼兄弟，立即购买机票，连夜飞往首都北京，去送我们的人生导师、为张家界旅游事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万鹏程先生最后一程。

没有老万的言传身教，就没有我今天对国证导游讲解、旅游营销策划、旅游品牌宣传、旅游企业管理的认识和了解。

谢谢老万，谢谢恩师。